

詩

討

債

記



王手



作家出版社

部

浙江小说
家

討債記

討

債

記
一
王
手

著

作家出版社

一
王
手
自
選
集
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讨债记：王手自选集 / 王手 著. -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
2018. 2

(浙江小说10家丛书)

ISBN 978-7-5063-9918-0

I. ①讨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
当代 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30593号

讨债记：王手自选集

作 者：王 手

统 筹：张亚丽

责任编辑：赵 超 周 茹

装帧设计：薛 怡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：河北画中画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×230

字 数：247千

印 张：17.75

版 次：2018年2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918-0

定 价：40.0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王手

业余写小说。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，近年作品散见于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等刊。《软肋》《本命年短信》《自备车之歌》《贴身人》《斧头剃了自己的柄》分别登上2006、2007、2009、2012、2014年度中国小说学会“排行榜”。《当代作家评论》2008年、2011年两次刊出“王手评论专辑”。

少年少年 / 001

少年把弟弟叫进了屋子，他诡秘地朝门外看了看，然后把门轻轻关上。门外其实没什么人，像废墟一样静寂……

讨债记 / 029

有一天，我和许爱躺在床上说话。我们刚刚做完爱，我们这天做得早，比往常要早，所以，做完了……

乡下姑娘李美凤 / 073

李美凤看见廖木锯的时候，廖木锯正好朝她走来，这个矮个子的老男人径直地走到她面前，对她说，我看看你的手。

C O N T E N T S

第三把手 / 121 平淡平淡

我的店开在工业区的宽带路，工业区里鞋厂多，我的店就是卖鞋料的。鞋料是什么？许多人不知道……

推销员为什么失踪 / 159 树

现在做生意是一定要有手段的。就拿我母亲做的这个行当来说，别看它做的人比较多，做起来也容易……

飞翔的骡子 / 185 继续可也

我一直想有机会能赚点外快，特别是最近，这种愿望尤为强烈。最近怎么啦？最近我的房子搬远了……

双枪 / 205

我们这里把又办厂又开店的人叫作“双枪将”，听起来有点像《水浒传》里的英雄。其实就是英雄……

市场“人物” / 219

我刚进市场的时候，就发现这里有一个人物。我们一般把人物认定为有作为的、有特殊意义的……

谣言 / 239

2000年夏天到市区鞋都的那个人，大家后来都叫他阿元老司，他是从瑞安乡下过来的。

第 10 章 1981 年 2 月 21 日

1981 年 2 月 21 日，龙海生在上海跑码头。这段时间，他的电话很多，他一回到遵义旅社，门口的师傅就会告诉他……

第 11 章 1981 年 2 月 22 日

1981 年 2 月 22 日，龙海生在上海跑码头。这段时间，他的电话很多，他一回到遵义旅社，门口的师傅就会告诉他……

坐酒席上方的人是谁 / 251

1981 年的时候，龙海生正在上海跑码头。这段时间，他的电话很多，他一回到遵义旅社，门口的师傅就会告诉他……

C O N T E N T S

少年把弟弟叫进了屋子，他诡秘地朝门外看了看，然后把门轻轻关上。门外其实没什么人，像废墟一样静寂……

少年少年

少年把弟弟叫进了屋子，他诡秘地朝门外看了看，然后把门轻轻关上。门外其实没什么人，像废墟一样静寂……

少年说，从明天起，我就要飞进那扇门了，为了他，我必须——

少年不知道，即使是不可能，也要做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。

少年说，从明天起，我就要飞进那扇门了。

少年说，从明天起，我就要飞进那扇门了。

王光美文集·王光美回忆录卷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·北京
（编辑·王康）

王光美

W A N G S H O U

Z I X U A N J I

T A O Z H A I J I

王光美先生的人品录

王光美先生的人品录

王光美先生的人品录

王光美先生的人品录

少年把弟弟叫进了屋子，他诡秘地朝门外看了看，然后把门轻轻关上。门外其实没什么人，像废墟一样静寂，一切的紧张和恐惧都是少年自己创作的。这是冬天的一个下午，天气阴冷，白晃晃的，是个像要下雪的样子。少年穿一件棕色的灯芯绒夹克，夹克很厚也很宽松，它罩在少年瘦小的身上，同时也罩住了少年身上隐藏的一个秘密。现在，屋里很安全，只有少年和弟弟两个人。少年撩开夹克，从里面抽出一把尺长的匕首，这把只有在抗战电影里见过的匕首使弟弟禁不住哆嗦了一下。

少年说，从现在起，我们去寻找那个仇人，杀了他。刺啦——啊！少年做了一个刺杀的动作，弟弟本能地退了一步。

少年补充说，即使杀不死他，也要弄他个肉烂筋断，叫他下半生眼泪拌饭，叫他觉得做人难做，叫他老婆看见他不舒服。

弟弟说，你知道那个人在什么地方吗？

少年说，正因为不知道才要找。温州这么小，总是这几条路上进

进出出，即使我们是瞎子，也会碰到他的。少年的态度很坚决，有点信誓旦旦的味道。少年把匕首收进了夹克的内兜，匕首虽然长，但夹克更宽大，夹克把匕首隐蔽得很好，少年满意地笑了笑。少年的笑容里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：真要是找到那个仇人，刺杀一定能成功的。

少年从另外的兜里摸出一只锥子一样的东西，一把短而小的尖刀。

少年说，你知道这是怎么做的吗？这其实是一只铁手柄，我把前面的螺纹用砂轮打磨成这种尖刀的样子，但它又不是尖刀。它又好带，又好放，随便哪里一塞都非常自然。

弟弟迷茫地看着少年，而这只铁东西又叫他浮想联翩。

少年把尖刀递给弟弟，少年说，这东西戳不死人，但叫他难过是足足有余的。

弟弟说，你叫我去杀他啊？

少年说，你也是有责任的。愚公移山，他的子子孙孙都有责任，你就算不是我们家的正栋梁，也是瓦椽。

弟弟说，我连鸡也杀不来的。

少年说，鸡杀不来更好，这说明你是嫩头，你就是真的刺了他，其实也没到犯罪年龄，再说这也不算凶器，最多只能说是铁器，法律也要你不得。少年说着看见弟弟有点瑟瑟发抖，就上前摸了一下弟弟的脸，然后呈现出一种苦口婆心的样子，少年说，你想想我们家，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我们会这么尴尬吗？少年把那个铁器塞在弟弟牛仔裤的屁股兜里，看上去只是棱起了那么一点点。少年拍了拍弟弟的肩膀，又说，你看，看不出来，没人会知道你带着这个。

弟弟听少年这么一说，也摸了摸自己的屁股兜，脸上慢慢地也无所谓起来。

少年的眉毛长得清淡而纤细，眼睛深亮却有点分开，他属于那种眉清目秀的类型，看上去没有一点不聪明的样子，但少年始终想不起父亲的形象，以及父亲若还健在他家里该如何辉煌的情形。少年对父亲的印象停留在自己五六岁时的光景，那时，少年的弟弟还在母

亲的怀里面红耳赤地吮奶，在少年的印象里，父亲终年穿着绿色的军装和大头皮鞋，他总是在不很结实的地板上走来走去，把地板弄得吱呀作响。少年的父亲后来转业到一个工厂当车队队长，这以后的时间，少年更多的是在父亲的驾驶室里度过。少年最佩服的就是父亲能把这么大的汽车呜呜地开起来，少年开心地坐在驾驶室里，看路上的行人像树桩一样退去，忍不住咯咯乱笑。这个时候，也是父亲最最得意的，他一只手靠在车窗上，另一只手随便搭着方向盘，就这么漫不经心地开着车，然后向少年问一些古怪的问题。你想当爸爸吗？少年欣喜若狂，当然想。父亲说，当爸爸有什么好？少年的思想飞翔起来，像露天里的灰尘，当爸爸可以抽烟，可以打儿子，可以和妈妈睡觉。父亲看一眼少年，肚子里暗暗骂道，妈的，这是个小流氓哩。父亲又问少年，你长大想做什么？少年兴奋地不假思索，开车呀。父亲说，开车有什么好？少年说，汽车开着开着看见什么就撞上去。啪！父亲的一个耳光掴在少年的脑门上。父亲当然知道，少年的回答不过是一种无知的冲动，但父亲更明白，自己的恼怒是对死亡的本能的恐惧。父亲当兵时得过淋巴癌，部队的医生杀猪一样把他的头颈劈开，把淋巴癌切出来。父亲是靠着年轻体壮把一条命扛了回来，但这个颈上的疤痕给父亲日后找对象带来了麻烦。这个部位太显而易见了，像一只没有亮度的假眼，但父亲的军装把这个缺陷弥补了，父亲讨到了有点风姿的母亲。父亲把母亲拥在怀里的时候，告诉母亲这个疤痕是一个弹痕，它的故事即使不用父亲编造润色，也透露着神秘莫测的色彩。

2

母亲在门口的一家店里看店。母亲一直没有工作，母亲从前有父亲，没有工作不要紧，但现在，父亲死了。太阳斜照在母亲的脸上，把旁边的头发也照出许多光亮，阳光还使母亲身上陈旧的尘埃苏醒过来，像烟一样弥漫升腾着。尽管这样，母亲仍旧是木讷的。母亲的木

纳有很久一段日子了，开始是因为父亲的死，后来是她置办的一个鞋厂的倒闭。看店是母亲无可奈何迫于生计的选择。

现在，母亲眯起眼，她看见少年从远处走来。少年瘦高的架子跟父亲一模一样，少年的身边跟着一个叫“大美人”的姑娘。大美人是母亲揶揄着叫的，大美人其实很难看。母亲看见少年和大美人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，像两个走路不稳的残疾人。大美人的胸脯就这样微妙地蹭着少年的臂膀，少年晃来晃去的手也不停地拍打着大美人的臀部。少年长大了，母亲已经管不住少年了，少年蓬勃的性欲已完全冲破了家庭的束缚，少年用如饥似渴的精神把大美人一次次地带回家。母亲在心里骂道，这个有爹生没爹教的鬼儿！

少年和大美人走到了母亲店里，他们没精打采的样子像两个远道而来的乞丐。

少年问母亲，家里有菜吗？随便什么菜，能下饭就行。

母亲说，家里没菜，你想在家里吃饭啊？你有钱你就在路上吃了算了。

少年说，你怎么老不买菜？好像我们不是家里人似的，好像是家里的一条鬼。

母亲说，我没有钱买菜，你有钱你去买好了！

这时候，少年在嘴里含糊不清地骂了一句，这狗生的，我要是碰见他，就叫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

母亲没有听清少年愠怒的内容，母亲只感觉到少年生气了。母亲说，碗里还有鸡蛋，你要吃你就炒几个吃了。

少年也不回答，勾着头拉着大美人走了。

母亲看着少年的背影，少年耸起肩走路的姿势就是他父亲的翻版，母亲惨淡地笑了一下。

少年头也不回，很快就拐进了家里。少年接下来的景象，母亲站在阳光下想象起来。少年嘭嘭地开着壁橱，他发现了碗里的几只鸡蛋，少年扭过头对大美人说，我们把它吃了怎样？大美人说，我不吃鸡蛋，鸡蛋有一股鼻涕的味道。既然不吃鸡蛋，他们就什么事也没有

了，一切的铺垫都显得多余，他们很快就进入了议事日程，像两条虫子迫不及待地缠绕在一起，一切的羁绊被他们的热情干净利落地剥去，大美人噢噢啊啊的呻吟在床上跌宕起伏，少年的呼吸杂乱无章，少年的手足忙乱无措，顷刻，少年的精液涂满了床单，热气腾腾的血液也很快冷却下来。

父亲这么快就死去，少年没有思想准备。父亲死之前在床上躺了几个月。那些日子，父亲的身上盖着永远不变的被单，还铺着一件翠绿的军衣，这件军衣的颜色又亮又鲜，少年的脑子里老是晃荡着父亲英姿勃勃的样子，以至根本就没有把父亲和死人联系起来。其实，那时候的父亲已病入膏肓，人萎得像落了雨的稻秆，但少年仍旧觉得这肯定是他梦中的错觉。少年每天都是兴高采烈的。他一次次从父亲的身边走过，好像父亲并不是卧病不起，而是躺在床上与他做什么游戏。

父亲死去的那个晚上，少年正在同学家中玩耍。他们第二天一早要到一个叫作瑶溪的山上拉练，拉练的欲望已膨胀得他们心里难受，他们已经把这天晚上的时间排得满满的，他们准备一直坐到天亮。他们的安排充满了童趣和潇洒，他们筹划着用面粉烙一些大饼，这是明天拉练用的午餐。然后，如果时间还早就玩一种叫作十三张的牌子，这种牌子不同于那种一把一把往下甩的玩法，而是用智慧把十三张牌编集成规定的要求，再比较大小。最后他们想在夜深人静时上山捉几只知了。他们想，如果能在拉练的途中带上几只知了，就好像拎了只录音机逛街，一路上知啊知啊地叫，与他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，该是多么的有味啊。捉知了要用一种蜘蛛网做成的工具，这个他们在下午就上山准备了，现在只等知了们昏睡，他们只需打着手电把知了一照，再用蜘蛛网一粘，就会轻而易举地把它们从树上揭下来。

这会儿，少年和同学已烙好了大饼，他们拿出一个掰了分享起来。少年说，饼还是有一点点生。一个同学马上接口，你要不想吃就别吃，我们还恐不够。少年当然是要吃的。处在激动之中的他们正在

庆贺自己能将面粉做成大饼，即便全是生的，他们也会狼吞虎咽地吃下去。接着，他们迫不及待地坐在床上玩起了十三张。这种牌少年不怎么懂，他努力看了一阵也觉得兴趣不大。疲倦乘机袭上了少年的双眼，他挣扎了一会儿，最终没能清醒过来，就歪在同学身边睡了过去。也许就是这个时候，少年的父亲出现了气喘吁吁的状况，他好像努力地想使嘴巴与空气达成某种默契，但情况十分糟糕，空气和嘴巴都已不听使唤，他无可奈何地只得用胸膛的剧烈起伏去勉强弥补，弄得非常痛苦。少年的母亲从没见过这样可怕的情景，她有点手忙脚乱地拍打着父亲的胸脯，但也为时已晚。这时候，父亲突然就完全不说话了，连含糊不清梦呓一般的发音也没有了，他的手莫名其妙地指点乱舞。母亲说，你想说什么？说钱吗？父亲点点头，但他的动作已非常无序，他把有关钱的悬念随随便便地留在空间里。等母亲再仔细端详父亲时，父亲已不是人了。母亲愣了一下。母亲回过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少年找回来。少年的弟弟这会儿正在隔壁房间里呼呼大睡，母亲看了看弟弟，估计他一时半会儿不会醒来，就出去了。母亲找了附近的几个同学家，最后才找到少年睡觉的那一家。母亲把少年拉了起来，母亲说，走，回家。回家？同学们懵懵懂懂地看着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少年睡眼惺忪，垂着屁股驻着脚不走，少年说，我跟你说了，我们明天拉练。母亲说，你父亲都死了，你还拉什么练！这下子，少年啪哒啪哒地走得顺畅多了。

3

今年春天，温州西南角的新住宅区一片明朗幽静，水蓝色的天空贴着几朵棉花一样的白云。白云贴在天上也好像贴在房顶上。少年走着走着，停一下，仔细地看白云。

少年说，白云在动哩。你眨一下眼睛，它就动一动。

弟弟说，你的意思是说是眼睛把云彩眨动的？我看是风把它吹的。

少年再仔细去感受，发现吹得很低的风绕着人的裤裆下微微作

响，少年说，哎，是有风哩。

少年和弟弟头戴装有眼镜的旅游帽，这种带眼镜的旅游帽是今年的一道风景，他们走在住宅区横横纵纵的水泥路上。少年和弟弟是来寻找仇人的住所。这里的房子都涂了红红绿绿的颜色，像一块块积木。它们以树木为名划分组团，比如樟榆松柏。与这邻近的住宅区，则是以水果命名房子的，柑桃李杏，弄得水淋淋的样子。还有茶叶、菊花等等。少年想，这些住宅区要是再发展下去，就要取甲鱼、田鸡、河鳗、蝥蛄为名了。少年想着，自己也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。

弟弟说，你笑什么？你这样笑起来好像傻瓜一样。

少年说，没有，我是觉得这些房子有趣，我们好像是走在水果摊里，哎，我们要找的是什么房名啊？

弟弟说，柑十六幢三〇五，柑橘的柑，不是猪肝的肝。

少年说，废话，有叫猪肝的房子吗？

柑十六幢对面正好是一个配电间，配电间像碉堡一样，平时也经常有人光顾，都是些电路检修工，偶尔也有走不动了的乞丐坐门口歇息，这情况可以掩护少年和弟弟，这样，他们坐在配电间门口，衣服穿得也不讲究，好像检修班的两个学徒，一点也不突兀。少年想，我就要截住仇人了，等会儿他会从屋里走出来的，头晃荡晃荡的得意洋洋，但已经迟了，一把匕首已刺入他身体的什么部位，他叫也不敢叫，叫起来还要被围上的人笑话，他自己心里明白，他做了什么事，他只好忍着把舌头吞进了肚子里。少年等了一会儿，见仇人还没有出来，有点不耐烦起来。

少年对弟弟说，我去打个电话把他催出来。

弟弟说，你能把他催出来吗？

少年说，怎么不能？他不是做鞋吗？我就说送鞋撑来了，或者随便送个什么，东西已到了楼下，他至少也得出来看一看吧？

弟弟说，我们像送鞋撑的乡下人吗？我们人像，话也不像。

少年说，怎么会不像，癫人装正常人不像，正常人装癫人还会不像吗？说普通话我们说得不好，但说乡下话，他是一点也听不出来